

她桃李滿門，也許已記不起我了。然而，我對她那份敬師之情依舊如醇。現在才明白她的雋語並非只是作文的訣竅，還是我人生的座右銘。像明燈照亮雛鳥的前路，讓牠勇敢地在黑夜中疾飛如在白晝。

她獨愛樸素的文字，不屑華麗的詞藻，說那是裹着珍珠的綢緞，喧賓奪主。強裝愁緒的文章，她總是揮筆一句——「爲賦新詞強說愁」——以辛棄疾的〈醜奴兒·書博山道中壁〉來打趣我的華而不實，令人歎息，也不免會心微笑。她總先把該讚美的讚美，讓我再扶着疲乏的筆杆，試圖走出優雅的輪廓。還記得我曾嘗試平實地抒發真摯的感恩，她只寫了「佳」，便足以令我興奮莫名，徹夜難眠。

她從不引導我去刻意地臨摹名作家的風格，卻讓我自己摸索，找到平凡事物蘊含平凡情感的美，再把思緒化成橫直撇捺。用不着驚天動地的哀慟，因爲那只是別人普遍欣賞的標準。她曾說誠實地從自己出發，才能真正觸動人心。

常人認爲創意被普世價值的框架限制，故多麼自由的社會也要有法律，多麼抽象的文章也需要人明白。她卻告訴我：「創意的框框是要突破世界，卻要限於自己。」對，抽象畫超越世人的理解，又建基於自己的情感，才是具創意的藝術。公眾地方的牆畫只淪爲塗鴉，不是因爲法律的違反，而是限制於個人道德的框框。最可貴的創意，存在於天地和自己之間。

我再也沒見過她，想寫信時提起筆也終會放下，恐文字泯滅了謝意。列盡她的忠言，亦難盛載溢滿的情。我只能肯定我感謝她，感謝她，很感謝她。她那輕輕的叮囑，像是下雨天從母親接過雨傘那種柔和舒泰，令我在潛移默化中感受到真善美。

是她，讓我感受到文字的含蓄美和感染力，激勵着我繼續執筆；是她，給我力量去突破世人對作家的偏見和蔑視，而挺起胸膛去追求夢想；是她，教我不再遲疑地窺探，反而拋開世俗的觀念，找回自己的框框，把它擴大再擴大。

翻着舊日的作文簿，看到錯別字旁的紅色小框框。我多麼願意再在那些框框內寫上一筆一劃啊！然而，時光不倒流，懂得惜昔也要向前望。老師，我雖然離開了您的庇蔭，但我不害怕，因爲您在我心中燃點了的火苗，已在綻放光芒。